













龍船河

太生

的確的，我們現在親眼目睹到利益的人是太多了，關心社會的工作在國際間的角色是太少了。很慚愧的，我生平不讀「地勢學」，但近幾年來，因為懷恨於「大巴山」故，便時常翻閱地圖，看：那是和一個木牛一樣的東西，在川鄂之交的巫山各縣，即陳先生所稱「小毛里」的所在；附近如不見，惟知那地帶極小的毛里却實際有那樣偉大的！這是因為該地對開：在血泊中，我從橫渡流亡到蜀地來，雖然那地帶略到廬山巔面的一二。

巴東，時間是二二八年五月十三日的清晨。船一過南津關，兩天的寒風撲面而來，江行只是至高萬縣。五月初五日從巴東到南津關，走了十里以外的增關「龍船河」，暫借棹楫，住便到了半年多，然後發身巴東。照我前所示，巴東山脈應以巴東北岸為起點，然而黑龍山現在青巖的橫斷，大都是舊蜀的興地，又何必重分疆域？從舊蜀的南津關起，由蜀勢從沒間斷過，大巴山直到岷江，從南津關起，也未嘗不可吧？夜次巴東，巴東一直到岷江，從南津關起，巴東，九十里，的巫峽，三十里的蜀峽，沿路的峯巒一樣不曾斷過，而且沒斷過，山脈的稀少，苦於大率與巴東相等，但是沒斷過，山脈的稀少，苦於大率與巴東相等，又何嘗不可以更為宏遠點，以至於過巫山，麓陵府。黃金佈地，端賴於志士的開闢，設若一般人能拿「志為於斯」的忠心，而移到「爭名於斯」，我相信還真是一非常的事業。

我不會調定新計，寫不出這偉大的數字來。祇是這一次因坐的「白木船」，從巴東到萬縣，比較一般坐輪船的先先生小艇們，似乎年輩之久，也點。而搬到輪船「鬼不生蛆」的尊卑年輩之入，也比較的有恩眷之一得。現在就拿「龍船河」來做個題目吧。——關於那裏的風景，習習，出產

回想起來，那裏簡直是一首詩。流亡經過，是得過了地獄裏的妙蓮花，是得濟血泊中的微笑。

從巴東縣到龍巖河一共有兩條路：水路和山路。先講山的路，看到長江彷彿成了一條白帶，「直上三十里」之句，說到七里坊便起了一條白帶，就算是平路了。而平路也是那樣的幸福而起伏，稍一滑溜，便有碎聲碎骨之虞。沿途不備着看不見一所房屋，並且很少有行人路人，是這樣的壯偉荒涼之處！很奇特的是在當時我們每飯飽思歡，厭惡人類，走到這裏時相反的興起了人類的同情，而且不是愛，觸發了必死性注目毀滅而且要談話。而且只是『愛』的確是一種『空谷足音普救衆生』的情意，因為是大難降臨了。四十里到了譚家梁子，譚隊長的家裏，還像村，設客，有茶喝。譚隊長竭誠招待，原則是『不敢取笑，因為够得上走到這裏來吃茶的』，已經是給他一種『人』的安慰了。

據說龍巖河還只有五里路，然而這樣的五里，合我們『江的五十里』也還不止，並且有那樣的險峻——『上山容易下山難』，這話是絕然不易的。

吃過大的苦頭，我立誓『不再經受了』，這話又有了『男兒生不成名，死則義舉萬中』就事在這裏又有何不可？然而，另一種情形却引誘了我：這裏是高山之中的流水，還是另外的一條路，龍巖河。

龍巖河的流水是碧綠清潤的，水聲淅淅似『哀鳴』，但是流的非常之急，因為是接『江』至千里

於是我們坐到了巴東了。實際並不爲已到了一處，僅僅是爲我們坐到了巴東了。我一到站上就吃了一驚：六個樹根柱是不容孩子的，因爲有的地方很淺，船老板要搖動，便全體都得跳下水去。推升，有時間直是升舟，而船體隨着「馬尼拉」成了雜坐舟。經過那不平的公路後，

下水也得拉「鋼線」上水更不必說，有時還會坐船過橋上山出坡，須得兩隻船，的轎夫並兩拉一隻。這樣的水勢我很疑心就是水利專家也拿不出辦法。

兩岸山勢，扁舟一葉，要看出甚麼昂昂昂。除了正午是沒有太陽的，盛夏時也非常酷爽。長藤一葉，山窮水盡。沉悶的我，到此際是幻作無愁天子了。十五里到西貢口，又二十里到巴東，水行要短十里。

這裏的禮數是有限的，原因也許就根據於船客的體面，遊玩心是減滅了。然而風俗却並非真絕了。還有偷香竊玉之害，因為這遊船是一艘龐大的開閉遊船，它那裏又害不了！

居民很少有吃「大菜」的，王調羹、兩豆、紅薯，就是他們之所請飯了。更何況有較優、較美、有棉褲，依然用竹篾子。昔因一席的富麗，黃九先生，在他家才有一床更甚。我家裏搬以後，一天同時推出了四床蚊帳來，於是兩邊裏面各蓋了兩張，嘩嘩地談笑起來。他們連喝藥都不講，因為從來未嘗過，就沒有發過病。一天我拿出的藥，房東李老板欣然問我：「先生，這是新出的鈔票吧？」時幾角呢？

房東的大廈死了丈夫，老二便取而代之。我們初到不知道這事，喊他「二太太」，招了盧不吝顧，後來才打聽到應該喊大姨子，然則這了此此瑞，也是見那舊風俗的變遷，而顧此也甚低所加。

那裏的確是「路不拾遺」，這原因也不是人格的開來，只因他們有一種傳說：「得了冤枉財是會生

有許多「古稱」都可以在那裏找到：如刺頭的「待頭」，傘的「雨蓋」，而巫婆的老師叫做「端工」，端工是他自己稱呼為「湯婆」了。

那裏海人之愛戀，儘管和別處寂寞的人一樣，然而便使我想念他已感到他們的之質和可愛。某一件事：有位留學木板匠已來過他們，而我已經離了，他將我喚出去，從重工的口袋裏掏出了「枝香煙來說『先生！我捨不得吃它，我簡直感到榮幸』。」

不識讀字或不識讀的，有一位相繼而來，而且遠遠的就給你敬不認識的。有一位叫若果的其二三呼聲，當給我們送來米，我們都歡迎，佛蘭居的稱呼叫嗎三，滿年齡也是覺得上的大約有五十歲。然而，她跟羅漢子們叫她也查。

早說過，地廣人稀，那裏所缺乏的是人力，多的是地。我曾送一角錢買到一罐狗屎種下，於是拔起澆園，我什麼花都許運。雖免死於被火，而蔥和菜做「釀豆腐」，其味已經很美。我們也學會了做互商，「我豆子」是那裏的美味鮮果了。每枝只賣一分錢，設若能運到重慶來，每只至少可賣五角。

最奇的是在巴世界的出產都是聚成「網油」，是那樣的清亮，適宜昌都趕不上，我相信這種網人的品質（在從前世界市場上賣過每百斤九十元的，而在巴台賣得便宜些，每斤上賣過每百斤十元的，而說到不幸，更顯明被毀之慘了。以鮭計，水大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陳少貞啓事

大禍大文自去  
日告貨無門可  
起我爾望之狀  
與少爾之狀年  
貞廉之狀以來  
啓天棄嗣係述  
貞自步自茲爲  
謀生用使活間  
活間

子  
場書  
試藥花  
岸雲鄰  
冰如夢  
演開年  
場午加  
場書  
風光  
越夜  
排彩  
李馬燕  
國瑞